

4

短篇小说

梁晓声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iang Xiaosheng :
Short Stories



梁晓声

青岛出版社

梁晓声文集 · 短篇小说 4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晓声文集·短篇小说 / 梁晓声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552-5252-8

I . ①梁… II . ①梁… III .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5498 号

书 名 梁晓声文集·短篇小说
著 者 梁晓声
出 版 人 孟鸣飞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顾 问 柴剑虹
责任编辑 董建国 韦雨涓
特约编辑 刘 冰 曹红星
装帧设计 乔 峰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 (710mm × 1030mm)
印 张 87.5
字 数 1200 千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5552-5252-8
定 价 990.00 元 (精装全 4 卷)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 当代小说·畅销

目录

课桌课椅	1
别人的脸	6
苦艾	14
鹿哨	29
罗村的事	41
罗村在京郊	62
遗失	92
讹诈	131
烛的泪	141
云化雨	151
蝶恋花	154
毛虫之死	157
骤洪	159
新编《聊斋志异》三篇	164

海的诱惑	177
一根钉子	192
一盆面	200
一辆车	209
一道题	217
三个孩子	224
一只风筝的一生	226
无琴的城	232
两把锄	245
老屋的残骸	248
卖“花”老人	255
爱丽丝的自由	259
喷壶	268
教授之死	277
恐吓	297
证书	307
过户	326

课桌课椅

那是西北一个很穷的村子。

那村子在去年——也就是二〇〇〇年新建了一所小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呢，它只不过是一间土坯房，比西北农村人家的一间房大点儿，比正规小学的标准教室小点儿。说它“新”却是对的：每一块土坯都是当年脱的新坯，梁和檩都是用当年伐倒的树锯成的。苫房顶用的，也是当年收割的麦秸。

那村子原先是没小学的，去年的春季，在一次村委会上，有名村干部说：“唉，明年都二〇〇一年了，叫作新纪元呢！一千年一个纪元呀！咱们借千年一回的年份的吉利，为村里的孩子们好歹弄起所小学校吧！再说最近的小学，离咱们村也有三十几里远，叫那些想上学的孩子怎么去呢？可全村的孩子一代代从小都不上学，往后还怎么行啊！”

众村干部一时沉默。接着，一个个在沉默中点了头。

于是从那一天起，他们一有空就义务脱坯。村人们在他们的带动之下，也都乐于为孩子们尽那份义务。秋收前，四堵土坯墙垒起来了。秋收后，村里仅有的几棵大树伐倒了，小学校举架了。一出新麦秸，就苫顶了……

但村里的孩子们仍不能上学,因为学校还没门窗,也没课桌课椅。

不久,县教委通知村干部,说是县里一所小学换下了一批旧桌椅,可捐送给村里三十套,另外,还为村里搞到了一扇旧门和几扇旧窗,窗上的玻璃基本完好,县教委某人的一个亲戚是拆迁队的,通过这种亲戚关系用一条烟替村里要到的。

村人们奔走相告,男女老少别提有多高兴了:这要是一运回来,几天后孩子们不就可以上学了吗?

可用什么车运回来呢?村里自然是没卡车的,也没任何别的车辆。

村里有个男人叫刘辉,是本地的“大知识分子”,十年前县师专的优秀毕业生,还没拿到正式的毕业文凭,就被县里一所重点小学迫不及待地“抢”去当老师了。后来由于失恋,精神受创,曾在精神病院住过一段时日。出院后,父母将他接回村里将养。这一养便是十年,父母已过世了,他还没娶上媳妇。他对娶不娶媳妇倒也无所谓了,却一心指望还能有重新当老师的某一天。村人们则并不嫌弃他,十年来一直敬重着他文化高这一点,也一直称他“刘老师”……

晚上,“刘老师”出现在一名村干部家。他说车的事,他可以解决,包在他身上了。村干部问:“你?包在你身上?你有什么办法解决呢?”他说,毕竟在县里待过几年啊,朋友总是交下几个的嘛……村干部沉吟着说:“可是,可是你……”村干部原打算说:“可是你当年那些朋友,如今还能给你这个生过精神病的人面子吗?”话到喉间打了个滚,吞咽回去了,换了一种说法:“可是你有什么条件呢?”“刘老师”说:“只有一个条件,让我当咱村小学校的老师吧!”村干部不由一愣,他万万没有料到“刘老师”会提这条件,他顿时联想到建小学校时就数“刘老师”积极肯干啊,那间土坯房举架后,总见“刘老师”围绕着房子转,原来竟是这么种心思……村干部不能泼“刘老师”一头冷水,他沉吟了一会儿,说:“你的条件嘛,得全体村干部研究研究,是吧?”“别人什么态度你先别管,你先表个态。”“我……我……我能为咱村的孩子们当一名好老师。”“是

啊是啊,这我是毫不怀疑的……”“那,我就去了。”“去哪儿啊?”“去县里,我替孩子们急。”“这……天都黑了……你连夜赶到县里去?”“没事儿的,早一天是一天。我又不是女的,怕什么?”村干部没扯住,“刘老师”转身就匆匆走了……这件事儿当晚就传开了。有人说,怎么能指望他将课桌椅弄回来呢?还有人说,要是他真将课桌椅弄回来了,村里难道真的让一个住过精神病院的人当孩子们的老师?

第二天,“刘老师”没有回来……

第三天,“刘老师”被他的几名朋友送回来了——一位当司机的朋友确实答应了他的请求,还有那几名送他回来的朋友帮着装车。为孩子们上学的事儿,谁都愿意表现份儿热心的,但卡车在半路被三名穿了警服的歹徒劫了,“刘老师”被打成了脑震荡,他的司机朋友也被打昏了。他们苏醒过来时,那辆满载旧课桌椅的卡车早不见了……

村人们一时全都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刘老师”的朋友轮番劝了一阵,说车是上了保险的,而且已经报案了,让“刘老师”只管安心养伤,“刘老师”答应了,他们才走……

那天以后,人们再也见不到“刘老师”围绕校舍转悠的孱弱身影了,他甚至都不大在村里出现了。许多人开始说些埋怨的话了,先是埋怨那名村干部,不该把这事交给一个患过精神病的人办,接着又埋怨“刘老师”,认为完全是他插了一足才把事情搞糟了,否则,校舍的门窗也会安装上了,课桌椅也有了,孩子们都上学了……大人們的埋怨情绪,自然影响到了孩子们……

“刘老师”又在村里露面时,已是秋末,天冷了。大人们对他的笑脸勉强了,孩子们望着他的目光也有几分鄙夷了。他显然敏感地察觉到了人们对他的态度的变化。在孩子们面前,他的样子更加无地自容,他对每一个孩子都负罪似的说:“我决没想到会那样,决没想到会那样,他们抢劫一卡车旧课桌椅干什么呢?我保证替你们把课桌椅找回来,我保证!”

有的孩子冷漠地望他一会儿,不愿搭理,就跑开了;有的孩子则悻悻地向他掷出了两个字:“疯子”……

于是他仿佛被定身法定住了,呆呆地一动不动,站了很久。

下第一场雪了……

在这个村子里,在第一场雪洁白的“日记”上,印了第一行足迹的不是别人——他的足迹从他的家门口走向校舍,围绕着校舍走了一圈,走向村外去了……那间校舍的房顶上,没有窗扇的窗口坯台上,以及里边没有课桌椅的地上,积着厚厚的一层雪,像无眼、无唇、无齿的骷髅……

没人知道他去哪里了……

几天后,因他而受舆论责备的那名村干部收到了“刘老师”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希望村人们不要替他担心,他不会出什么事儿的,说他在找那几个劫车的人,也就是在为孩子们找那批旧课桌椅,说他保证能找回来……

这封信的内容也在村里传开了。村人们都摇头叹息:唉,十几年没犯过的病,准是因为受那一场惊吓和刺激犯了。村干部们决定派人把他找回来,但不知他在什么具体地方,派人找回他的事儿议了几次都无法落实……

而就在这时,在邻省离本省最近的一个县城里,出现了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疯子,靠乞讨饱腹。他令人讨厌之处是对留络腮胡子的人反应特别不正常,一见就两眼发直,就跟踪,有时甚至会扑上去抓住对方的一只手……疯子因此没少挨揍。

有一天,他又扑上去抓住了一个留络腮胡子的人的手,那人的一只手少了中间两个手指……疯子大叫:“你逃不了啦!卡车在哪儿?车上的课桌课椅你们弄哪儿去了?”

那人就挥拳打他,一边咒骂:“你这疯子,老子打死你!打死你!”

疯子被打得满脸是血,然而却顽强地不肯松开对方的手臂……

对方急了,拔出刀子扎他,一刀、两刀、三刀……

疯子倒下了,却又抱住了那人的一条腿……

警察来了……

那疯子——也就是“刘老师”的尸体被送回了村里。

络腮胡子招认了。后来,卡车也找到了,它被推下公路,四轮朝天翻在深沟里。一车旧课桌椅,断断裂裂地散乱在山坡上。因有杂树丛遮掩着,从公路上看还不太容易发现……

劫车的歹徒们当时倒不是为了那车课桌椅,而是为了抢了这车尽快逃窜。他们是一伙早已遭公安机关通缉的罪犯……

没人能知道:“刘老师”究竟根据什么,认定了在那个县里会有所发现,倘他还活着,自然可以问问他,但他已经死了,于是谜团永不能解了。

公安机关问村里还要不要那批旧课桌椅,村干部们回答:当然要啊,门扇窗扇也要!于是公安机关找了辆卡车,将那些在许多人看来毫无用处的东西跨省运了来……

村人们在修那些课桌椅时,想到“刘老师”的惨死,心情都很难过,便将他埋在了小学校旁,插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的是“本小学荣誉教师刘辉之墓”……

校舍是终于安装上了门窗,里边是终于摆上了课桌椅,孩子们是终于得以上学了……

当教室里传出第一阵朗朗的读书声时,又下雪了。大雪纷飞……

别人的脸

这是一张男人的脸，一张破碎的脸，仿佛被撕扯成了几部分又马马虎虎拼对在一起的面具。四分五裂的结果使眉眼错位，裂缝周边的血迹已变得紫黑，丑陋而又恐怖。

死者僵直地躺在火葬场的一个房间里。确切地说，是躺在一张铁板床上。等待着火葬场的化妆师为他修复他破碎了的脸。这对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了。因为无论修复得好或不好，他都不会再坐起来了。之后他只有一个去向——被推入火化炉，化作一缕青烟，少许焦骨。再之后就是他的灵魂该升天堂还是该下地狱的问题了。假如果有天堂或地狱，人也果有灵魂的话。

死者生前是个很没耐心的人。无论什么事，一旦等待了十几分钟，就会生气地说：“这不是浪费老子的宝贵生命吗？俺？俺？……”

好像他的生命比一切人的生命都宝贵，好像他的生命的分分秒秒都与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事情的进行联系着似的。他活着的时候是那种连理发都不愿排队的男人。而且，许多事情他真的可以不等。因为他认识形形色色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善于最充分地调动职业能量的人。而他的职业也不过就是一名记者。他已印过三次名片了。每次印百张。现

在,他只剩下三张名片了。在他的上衣内兜里。在一个精美的名片盒里。那些发出去的名片为他在这座城市里织成了一张网。那张网似乎使他成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男人。但是现在,他的手再也不会伸入他的上衣内兜里去了。现在他僵直地躺在铁板床上,颈以下罩着白单子,具有一切活人都不能与之相比的等待的耐心……

火葬场的一名工作人员引导着火葬场的一名化妆师匆匆朝这个房间走来了。后者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姑娘。

姑娘一边走一边嘟哝:“为什么偏偏找我?”

前者庆幸地说:“张师傅和李师傅不是今天都请假没来吗?你干的就是这行,我不找你找谁?”

姑娘看一眼手表,站住了:“可现在已经下班了。”

“哎,你别跟我来这套呀!躺在化妆间里的那是我一哥们儿的哥们儿,哥们儿打电话求到我头上了,家属刚才在我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能不管吗?”

姑娘的手被扯住了,身不由己地跟着走。

她无奈地又嘟哝:“等到明天就不行?”

“明天要行我还着急吗?”

“明天怎么不行?”

“大夏天的,那今天晚上不得冻起来吗?一冻,明天再一化,也许就没法儿处理了呀!”“难活儿吧?”“你看见就知道了。”她的同事紧攥着她的手腕不松开。“不行。难活儿我不做。我上午处理了四个,下午处理了三个,没耐心了。再说我也没处理过难活儿,只怕做不成。”她企图挣脱他的手,但没达到目的。一群神情悲哀的人簇拥着一位泪流满面的女士迎过来了。不消说,那女士是死者的妻。她在距离姑娘几步远处双膝一软,似乎要瘫倒,也似乎要向姑娘跪下……姑娘抢前一步扶住她,赶紧说:“放心,我处理,我处理……”“处理”“难活儿”“寻常活儿”“做”或“不做”这样一些简明话语,在火葬场这种特殊其实又没什么特殊的

地方,说来听来照例地简明,但简明之中,似乎又那么荒唐,使人对人生也不禁会产生近乎荒唐的思想——仿佛人生被抛在了修鞋摊儿上。

被簇拥着的不是死者的妻子了,而是火葬场那负责为死人整容化妆的姑娘了……

当她看到那张破碎的脸的时候,立刻转过了身。而且,几乎立刻呕吐了。她说的是实话,她才到火葬场一年多,从没修复过那么难以修复的一张脸。那已经不仅是一件“难活儿”了,明摆着的,更是一件相当复杂的“活儿”。修复它不仅需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显然,也需要足够的勇气。如果没有死者的妻在门外仍哭哭啼啼,她早已冲出门去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这样的一张脸不经修复能让家属看吗?那也太不人道了呀!……”

她的同事将头扭向一旁,目光尽量不落在那张丑陋又恐怖的脸上,却将手伸入了白单子下边……

“不,我不行……”

她觉得头有些晕。

“这会儿又说‘不行’,你叫我怎么向死者家属去解释?你呀,什么都别说了,要发扬知难而上的精神嘛。这种脸你都能修复好它,以后你就是这一行中的‘大拿’啦!哎,还真在……”

她的同事的手,从白单子下抽出来了,手中是死者那个精致的名片盒……

“给你一张,他的名片。怎么着他也算是个名人。你看看也清楚自己是在处理谁的脸。他活着的时候,名片可只给予对他有用的人。现在他最用得着的人就是你,所以我想我替他给你,他不会怪我……”

她没接名片。她不认为做这么难做的“活儿”是自己的什么荣幸。但是她的同事将名片举近在她眼前,使她不愿看也看了个一清二楚……

“不!……”

她推开他的手,夺门而去。

接下来的事是这样的——同事追了出去，扯住了她。有人往她衣兜里塞了一叠钱钞。她将钱钞掏出来扔在了地上。钱钞被人捡起来又要往她兜里塞。她双手按住衣兜不容塞。周围是一片低声下气的央求声。死者的妻还有死者的妹妹，双双真的给她跪下了。而当时整个火葬场除了值班室里的人，除了他们这些纠缠作一团的人，再没别的人了。而她当时心里非常明白，那张破碎了的脸如果再被冰冻一夜，待化开后也就没法儿修复了。

最终，她又被几双手推入了那个房间。

她要求她的同事和她一道留下，陪她做那件难做的“活儿”。

而他答应了……

天黑了。

城市的郊区很静谧。远处的马路上，偶尔传来汽车喇叭声。蝉们已经不躁鸣了。蟋蟀们却开始轻轻地“弹琴”了。在聚光灯下，这姑娘已开始“运针走线”，“缝补”那张由自己的双手洗尽了血污的破碎的脸。洗尽了血污以后，那张死人的四分五裂的脸，像肉案上被随心所欲剔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没人陪着她，她是断无勇气在天黑以后单独做这一件相当复杂的“活儿”的……

“他是为了调查一位画家的风流韵事才死得这么惨的。你说如今的报刊抢着要这类烂事儿干什么呢？再说他自己也够风流的呀！自己喝酒了自己不知道吗？明明喝酒了还把车开到高速公路上去，车上还捎了两个不三不四的贱女孩儿……”

她的同事坐在门旁一把椅子上，眼望着对面的墙角，一边吸烟，一边自说自话。

“两个不三不四的贱女孩儿倒没事儿。他呢，两车相撞之际，从自己那辆车的前车窗一头扎出去了，又从相撞那辆车的前车窗一头扎到人家的车里去了……两道窗被他的头撞得粉碎，他的脸能不这样吗？……哎，我说，你那干什么呢？绣花呐？都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你抓紧点儿

行不行？我今天晚上还得看完一盘碟呢，明天必须还了。大概齐就行了啊，有些地方就甬动针线了，干脆用透明胶条吧。多敷点儿粉盖盖就是了……”

她既需要他陪着壮胆，又很烦他不停地絮絮叨叨。其实，她比他更了解这个死了的而且破碎了脸的男人是一个什么德行的男人。“我出汗了。”她的同事很难得地将目光转向了她一次，耸耸肩说：“怎么着？自己擦呀！”他对她说话已经不那么低声下气的了。因为她已经在做着她本不情愿做的“活儿”了。而这就意味着她不会做了一半不再做下去。“双手已经脏了。”话一出口，她的心猛烈地收缩了一下。她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罪过了。自己的手在修复的毕竟是人脸啊，怎么可以说“脏了”呢？为了将那张破碎的脸修复得好些，她已将一开始戴着的超薄橡胶手套摘去了。她又说：“我兜里有手绢儿，求你掏出来替我擦擦汗。”岂止她前额上已聚满了细密的汗珠，岂止她脸上已在淌着一道道汗水，连她贴身的衣衫，也早已湿透，粘在背上了……

她的同事仰脸望着屋顶，走过去，掏出她的手绢，胡乱替她在脸上擦了几下。

“我出去透透气儿。”

不待她吭声，他已走出去了……

三年前她是一名从外省闯荡到北京的女孩儿。不久她有了自己喜欢的事业，成了一名“个体化妆师”。在北京这座形形色色的人云集而又争相表演人生比赛作秀的城市里，每天都有一拨儿又一拨儿的男人和女人的脸需要化妆。她很快就在北京形成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她的工作很自由，每天按照BP机的传唤，“打的”去到各处为形形色色的男人和女人的脸化妆。最多的时候是为准备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做嘉宾的男士女士的脸化妆。各电视台的专职化妆师为数不多，这一点给了她这样的“个体化妆师”存在的前提。她学过化妆。她很热爱她的工作。她所到之处，人们也很欢迎她，对她很友好。自然地，她逐渐了解了京城文化

界和娱乐圈某些男女的隐私。那原本是一些不需要别有用心地刺探的隐私。在她所到之处,只要长着耳朵就不难了解到。她对别人的隐私并不感兴趣。她从没想过,一个人一旦了解了别人的隐私,能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但是有人了解这一特殊“商品”的行情。躺在铁板床上这个破碎了脸的死掉了的男人,便是一个谙熟如何兜售别人隐私获利最多的人。他早已是一个引起别人提防和鄙视的人了。事实上,他的名字在许多人心和“贼”是差不多的。但是当他怀着阴暗的心理接近她时,她对他恶劣的品质一无所知。有一天他向她保证,他会替她办下来北京户口。她一高兴,陪他喝了许多酒,喝醉了。他们谈了几个小时,究竟谈了些什么,她酒醒后一点儿也不记得了。她只记得她从自己的身体上闻到了男人的气味儿。再后来她怀孕了。她找到他问他,而他耸耸肩故作不解地反问:“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问我?”——她一气之下扇了他一耳光,而他很绅士地笑笑。接着他的名字一再出现在不少内容芜杂甚而无聊的报刊上。她所认识的,曾对她很友好的一些男人女人感到自己被影射攻击了,被出卖了——于是,她的事业也就完结了。她也成了被提防和鄙视的人了。她没了工作,钱花光了,走投无路了。他自鸣得意的日子里,她几乎流落街头。正是在那种绝望的日子里,火葬场登报公开招聘员工,而且承诺给解决居京户口,工资也不低。她的大学学历和她“个体化妆师”的经历使她绝境逢生。她被通告正式录取时的心情就像一个削发入庵的女人的心情一样……

现在,她却为几乎彻底摧毁了她人生的男人那张破碎了的丑陋又可怖的脸做细致的修复工作,就像补鞋匠因为顾及自己手艺的声誉而耐心又细心地对付一只不成形状的鞋子。是的,是这样的。她不能不在乎自己的北京户口,不能不在乎自己的新工作。按合同规定,她的试用期还没满,她还没转正……

尽管化妆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面对那一张男人的破碎的脸了,但是她却不像起初那么怕它了。她渐渐地想明白了这样一点——此张脸所

代表的男人,活着的时候,其实比这会儿还可怕。因为他拥有一张完好的活人的脸的时候,一向所干的只不过是往别人的脸上泼墨,就像“文革”中某些红卫兵专爱干的那样。

她忽而又想到了上帝。难道上帝真的是存在的吗?倘不,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偏偏是一个活着的时候惯往别人的脸上泼墨的男人自己的脸,死了的同时破碎得如此一塌糊涂?倘证明上帝是存在的,这一切是一种严厉的惩罚,又为什么偏偏安排她来为这个男人的脸“服务”?这种修复的过程对于她难道不同样是惩罚吗?她究竟做错了什么事仍需遭此惩罚?……

她不懂。她困惑。她额上脸上又有汗珠滴落了,而且她眼中也有泪珠滴落了……

当她的同事回到房间里,她缓缓地站了起来。她看了一眼手表,已经两点半了。她为修复那张破碎的脸,在那张铁板床边坐了八个多小时!她的双腿麻了,她的十指僵了,她觉得眼前发黑,扶着墙一小步一小步走到了外边……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抬头仰望夜空,月亮好大好圆,仿佛正俯视着她……

她疲惫地低下了头,但见地上月光如银……

“上帝啊,你把这次活儿做得太……太漂亮了……”

她听到了她的同事如此赞叹。

“你相信上帝是存在的吗?”

“你是认真地问的吗?”

她肯定地回答:“是的。”

而她的同事这么回答她:“今天夜里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上帝的化身……”

她却贴着墙滑倒下去……

三天后,那个破碎了脸的男人追悼会在火葬场举行了。他的家属